



我願聆聽朗讀

從類比音軌到數位時代的有聲讀物

李志銘 ◎ 文字工作者

✿ 我喜歡探索書本裡的文字，乘著聲音去旅行

想念起幼年童蒙時還沒能夠從一冊冊紙本書上認得幾多個字以前，每每經常愛聽阿母從坊間市集買來數卷童話錄音帶如《小木偶》、《三劍客》故事裡的朗讀說書，藉由錄音媒介，即使事先沒看過故事原文，照樣也可以津津有味地領略「聽書」樂趣。從一處聲音畫面接續著下一齣故事情節，記憶中那極盡生動富有感染力的話語音調迄今仍舊令人充滿想像。

回味那種玄妙之境，彷彿是將文字過濾漂浮在空中，再像一層細緻的雲霧朝耳邊吹了一口氣讓寓言故事人物具體鮮活了起來。

或許由於早在中小學時代聽膩了朗讀比賽當中那些刻意裝腔作勢的「表演式朗誦」所萌生的莫名排斥感，以及來自課堂上被老師罰唸課文的諸多不良印象。當時我便不禁暗自猜想：要想謀殺青年學子的讀書興趣，其中一種最有效方法難道竟是迫使他們經常用各種僵硬沉悶或誇張矯情的樣板口語去念它？

爾後，參照自己逐年養成的閱讀習慣來說，我平日私下讀書總是不習慣唸出聲音來的，幾乎也從來沒有人特地朗讀過什麼書給我聽。

然而我們始終不可否認的，就像德國女作家Cornelia Funke筆下小說《墨水心》（*Ink Heart*）故事主人翁Mo與Meggie天生擁有一付Silver Tongue（魔法舌頭）僅憑隨口讀唸就能夠把書中人物幻化成真，打從人類懂得口述語言迄今，「朗讀」本身即具有某種深撼人心的原始神祕力量。

倘由另一層面更具昇華指涉的精神意義來看，已故臺灣前輩作家葉石濤曾說每當他深感鬱悶時，往往會獨自躲起來大聲誦唸十九世紀法國象徵主義詩人韓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的詩作〈醉舟〉（*Le Bateau Ivre* 日文版譯著）直至淚流滿面，如此簡直就是把「朗讀」這件事視同一種信仰救贖了。

在都柏林（Dublin）這座愛爾蘭歐洲小城裡，自1954年起，每逢6月16日這一天都會有來自世界各地仰慕當地小說家James



· 1956年《尤利西斯》（*Ulysses: Soliloquies of Molly and Leopold Bloom*）朗讀LP唱片，read by Siobhán McKenna, E. G. Marshall, New York: Caedmon Records (TC 1063)。(圖片提供/李志銘)

Joyce 的忠實讀者群聚集在戴維伯恩酒吧（Davy Byrne's pub）前，從早晨八點開始一個接著一個以馬拉松接力方式朗讀全本《尤利西斯》（*Ulysses*）巨著，相傳這是為了紀念該部小說主角 Leopold Bloom 而特地舉行聲稱「布魯姆之日」（Bloom's Day）的一樁定期活動。

放諸古今文壇，幾乎很少有一部文字作品朗讀能夠賦予人們如此巨大的文化凝聚力。且說無獨有偶，就在首屆 Bloom's Day 紀念活動落幕之後的隔年（1956），美國老字號凱德蒙唱片公司（Caedmon Records）（注1）同時也找來愛爾蘭裔舞台劇女演員 Siobhán McKenna（1923-1986）和美國老牌影星 E. G. Marshall（1914-1998）在紐約合作灌錄了史上第一張以人聲朗讀《尤利西斯》（*Ulysses*）節錄內容為主題、封面設計採用一幅米羅抽象畫作的黑膠「Spoken Word」（吟誦）唱片正式發行。聽聞 Siobhán McKenna 與 E. G. Marshall 在唱片裡演出幾回硬底子的聲音獨白，當可探知文學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怎能少得了以飽滿扎實的朗誦聲調來烘托出那一字一句裡的情意韻味！

✧ 文字向聲音探路：臺灣出版史上第一部吟誦唱片詩集



· 《醒之邊緣》（詩集）/葉維廉著/1971/環宇出版社，封面設計/郭承豐。（圖片提供/李志銘）

拜近代人類研發錄音科技之所賜，最早在二十世紀初已經有人開始嘗試替一些作家製作唱片。1913年，法國詩人 Guillaume Apollinaire 首開風氣之先、應巴黎索邦大學（La Sorbonne）語言學教授 Ferdinand Brunot 邀請而特地朗誦錄製了詩歌專輯。

隨後及至1924年，在巴黎「莎士比亞書店」女主人 Sylvia Beach 的安排下，法國 HMV（His Master's Voice：小狗 Nipper 聽留聲機）唱片公司首度灌錄了愛爾蘭小說家 James Joyce 的朗讀聲音，由 Joyce 親自挑選誦唸《尤利西斯》第七章〈風神埃奧洛〉（*Aeolus episode*）進行錄製。根據 Sylvia Beach 回憶轉述，那是 Joyce 認為唯一可以從《尤利西斯》獨立擷選出來、也是唯一深具 declamatory（雄辯家口吻）而適合單獨朗誦的內容章節。

「he lifted his voice above it boldly」（他大膽把嗓音高高揚起），書店女主人說：「那聲音腔調感覺跟他平常演講口吻截然不同」！

老式類比音軌將聲音定格在 Guillaume Apollinaire 與 Joyce 昔日意氣昂揚風華正盛的黃金歲月，



一轉眼間就晃過了半世紀，如今這些年代久遠、音質生澀未臻理想的歷史錄音皆已被保存在法國「聲音與話語博物館」（Musée du Son et de la Parole）檔案裡。

在臺灣，舉自上世紀七〇年代以降，正值爆發「釣魚台事件」導致國際政經局勢驟變、現代藝術思潮與傳統國族文化彼此衝突融匯之交，島內文學出版方始進入了一處餘音盪漾的有聲世界。

遙望四十年前，臺北藝文界倏地興起一股追求創新實驗與反叛精神的前衛藝術狂潮，其流風所及，不惟學院音樂圈內開始嘗試演奏一些當時不甚為人知的西方現代樂派作曲家如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Anton Webern（1883-1945）等作品，所謂「裝置藝術」與「行為藝術」一時之間更成了彼時文藝青年追逐時髦口耳相傳的最夯話題。

當作曲家、舞蹈家、畫家、詩人等來自各個不同領域的六名藝術創作者匯聚在一起，嘗試以文學繪畫舞蹈融入現代音樂前衛語言——名為「七一樂展」的歷史序幕就此展開。

一開場隱隱傳來仿若啃刮骨頭的聲音、札札富有節奏，曲調行進間，突然出現一聲龍吟般大喝：「放」！臺上的舞者似乎在一瞬間全部死絕，周邊頓時流動著虛無縹緲的鬼魅氛圍……就在1971年5月6日這天晚上，臺北市中山堂表演廳裡正上演著由李泰祥和許博允作曲、顧重光和凌明聲負責舞台設計以及陳學同擔綱編舞等首度合作推出以葉維廉詩作〈放〉為題的一齣混合媒體（Mix-Media）實驗展演。

從歷史困境中折射出來，創作者所面對的，乃是一個任何舊有文化價值即將面臨淪喪而新價值尚未建立的尷尬時代。詩人與藝術家感受到現實世界裡充滿創傷，令其演出作品呈現出一種孤獨寂寞發為淒厲之音的末世圖景，其中包含了冗長的絕望和痛苦，宛若鬼魅流竄於人間，凜冽而刺耳，提醒我們歷史的裂變與傷痛，總是未有盡時。

比較起葉維廉詩集《醒之邊緣》隨書附贈33 1/3轉「薄膜軟膠唱片」A面音軌收錄〈放〉一詩聲響充滿鬼氣指涉消亡和衰落的現代弦音，B面由詩人痙弦娓娓朗誦葉維廉〈甦醒之歌〉聽來相對顯得清新雋永餘韻猶存。對此，昔日同輩文友白靈曾謂痙弦與生俱來「絕對的磁性雄喉」，不僅能在群聚處隨口談笑風生，亦時常令身旁眾耳如沐春風。今時今日，幸得悉聽老式唱針落在黑膠溝槽裡轉啊轉地傳出那樣既深沉又淒婉有致的朗讀音調，當知白靈所言絕非過譽。

✿ 文學發聲：聽見《地球筆記》卡式磁帶的聲音展演

根據民間相傳典故說法，一個人之所以擁有嗓音佳質，往往源自前世修來的福分，要不就是上輩子曾在廟裡捐過一口鐘，所以這一世會有很好的聲音。舉凡臺灣藝文界裡具有這般迷魅聲腔者，比如痙弦、蔣勳，彷彿只要他們一開口就能予人帶來安定的力量。

據說人的生命最初階段在母胎裡就能隱約聽見羊水的聲音，或許，回歸聽覺感官上的閱讀經驗才是人類得以重新探索知識祕境的真正原始狀態。這不禁令我聯想到那位赫赫有名的阿根

廷小說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一輩子熱愛閱讀用功甚勤，直到晚年視力嚴重受損無法再看書，最終只得依賴青年曼古埃爾（Alberto Manguel，1948-）每日朗讀書籍內容說給他聽。根據Manguel表示，Borges的耳朵就像一部掃描機，能將唸過的字字句句全都背誦起來。

儘管斯人昔日風華已逝、人書俱老，然能依舊領略此間「聽書」箇中堂奧者大抵莫過於此！

誠如一首經典樂曲的表現與流傳有賴於優秀演奏家或歌唱者進行演出詮釋，同樣地，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也必然不可或缺朗讀者的口語演繹來增添原作本身的脈動氣勢及生命感。



· 《地球筆記》（有聲多媒體詩集）/杜十三著/1986/臺北：時報出版社。（圖片提供/李志銘）

他，不寫詩，卻是個畢生熱愛詩歌朗讀的聲音誦演者。

我從詩人杜十三與朗誦者趙天福合作錄製的《地球筆記》「有聲散文詩畫集」聽見，無論是演讀〈煤〉詩中幾以聲淚俱下哀悼海山煤礦災變死難礦工的句句深沉吶喊，或由〈耳朵〉一詩以聲音隱喻編造人間現世謊言及童話想像，原來朗讀不惟只把眼前文字化作聽覺，僅僅揣摩呼吸著每一詞句的抑揚頓挫、急徐快慢，有時甚至更為一種透過聲音向內的自我凝視（Gaze）。

率先在一本書中間挖個洞，然後再將一卷卡式錄音帶鑲嵌於《地球筆記》紙頁裡，當年杜十三尋求特立獨行的這種創意作法，遠觀乍看之下還真有些像是當代美國藝術家Nicholas Galanin刻意把整疊書冊挖剖開來進行切割處理的一座紙本雕塑作品。

從七〇年代乃至九〇年代初期，藉由一條條音軌紋路來重現原音的單聲道LP黑膠唱片逐漸從人們聆聽生活中隱匿聲銷，其間迎來八〇年代卡式錄音帶風行一時的過渡階段。猶記得兒時的我，對於這樣一盒磁帶竟能放在一部手提唱機裡直接把聲音錄下甚感好奇，還會胡亂自言自語按著REC與PLAY鍵反覆把玩錄音樂趣。尤其當我生平頭一回從這3.81毫米寬的軟膠長條磁帶裡聽見自己說話聲時，其感覺訝異的驚奇程度可好比野蠻人照鏡子，總覺得裡頭那把聲音不是自己的。



· 《地球筆記》內頁鑲嵌著一卷卡式錄音帶。（圖片提供/李志銘）

迥異於更往後問世的數位CD唱片設有即時選曲以及隨機播放等種種便利功能，如今幾已成古董的卡式錄音帶可說是一種在形體上最能展現早期類比錄音遵從時間線性規律的「前現代」聲音媒介：空氣裡盪人心弦的音波聲韻就這麼直接烙印在那細細長長的軟膠磁帶上，每回聆聽一首歌或演奏曲皆有一定的時間順序，不可逆轉。



✿ 模糊的邊界：影像數位時代的紙本書與唱片設計

早在上世紀末第三波數位時代來臨之前，從七〇年代《醒之邊緣》到八〇年代《地球筆記》，詩人們已然先行預測了未來書籍文字出版將由傳統紙本印刷轉為結合聲音影像的多媒體思維。在這期間，出版商隨書附贈的聲音載體主要仍以黑膠唱片與卡式磁帶等類比錄音媒介為大宗。

約莫1985年左右，數位CD的出現促使唱片材質又有重大改革與突破。特別是對於傳統文字出版的影響，儘管直至千禧年過後不久，有聲書（Audio-Book）在卡式磁帶項目的市場需求量一般通常仍比CD還多，但有一現象反倒更為值得玩味的是：當一本書的設計語言愈接近唱片封面，或者一張唱片結合文字解說手冊做得愈趨仿似一本書時，在形體上明確劃分所謂「書」與「唱片」之間的概念差異是否還屬必要？

到了2002年，詩人夏宇以文字思考先行的創作概念構建了《愈混樂隊》這張專輯，在歌與歌之間朗誦自己的作品，於陷入樂音的迷濛中穿插著滿不在乎的戲謔語調，長條版型偌大開本的歌詞文件配上雙CD唱片封套幾乎就像整冊紙本詩集那樣可以讓人翻開閱讀。一如2007年蕭青陽設計裝幀的吳晟朗誦詩歌集《甜蜜的負荷》，其中簡直已經讓人有些分不清這到底應該算是一本附有CD錄音的圖文寫真書？或只是一套「模樣看起來很像書」的朗讀唱片？

同樣地，當我們眼見時下炙手可熱的平面設計師聶永真悠然遊走於「書籍」與「唱片」封面設計兩邊大玩跨界創意之際，這股沛然無可阻擋的時代趨勢其實不啻也正暗示著我們：在創作觀念定位上，無論是「書籍唱片化」抑或「唱片書籍化」都沒要緊，重點在於，今天絕大多數人們無論找尋書或唱片，都已習慣了「視覺感官至上」喜歡先看漂亮封面而買。

職是之故，生存在這眾聲喧嘩一切務求速度效率至上的工商業文明時代，面對讀書一事，每天不知有多少知識訊息如潮水般湧來，迫使人們只得相互追趕看誰讀得更快、讀得更多，以免讓自己被這強調競爭的社會所淘汰。不知不覺地，我們早已漸漸失去了慢慢挑揀誦讀、精讀的耐性，其結果可預見的是，當你的讀書數量愈多愈快，相對沉澱過濾下來的理解與感悟卻也越顯輕浮。

因此，儘管再怎麼地忙碌，我們終究還是應該要花點時間靜下心來翻讀某些老舊經典，然後，挑出其中自己喜好的部分段落，反覆地，慢慢地讀，甚至於朗讀出聲音來。

闔上書本，某些字句當會化作聲音點滴回味在心頭，一遍又一遍。

注釋

1. 該公司於1952年由芭芭拉·赫德瑞茲（Barbara Cohen Holdridge）與瑪麗安娜·羅尼（Mari-anne Roney Mantell）兩人在紐約創立，是為美國第一家以出版朗讀錄音為主的商業唱片公司，命名「Caedmon」意指七世紀時首位以英文而非傳統拉丁文寫詩的英國詩人St. Caedmon。